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周官總義卷十二

宋 易祓 撰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

神位者别而言之則天神獨謂之神合而言之則人鬼地示皆神也何謂建國之神位雉門之外庫門之內右建社稷尊之也左建宗廟親之也右陰也地道尊右而社稷為地之道故右之人道尚左而宗廟為

人之道故左之匠人營國亦云左祖右社言社則見稷言祖則見宗兆五帝於四郊則太昊位於東郊少昊位於西郊顓帝位於北郊黄帝炎帝同位於南郊如月令所言者是已兆即爲壇之營域者也以至望於山川則凡嶽鎮川瀆之列於四方者謂之四望類于上帝則凡日月星辰之次於四方者謂之四類亦如之者辨四方陰陽之位也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者謂因王畿之四方而爲之辨其位亦如五帝

四望四類之兆也言兆五帝而不言大神之位言山川丘陵墳衍而不言大示之位以圜丘方丘之禮不可以神位言爾

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

五禮吉凶軍賓嘉也皆有禁令與其用等用等即輕重隆殺之等見於九儀之命者是已用等辨而後禁之令之焉以吉禮言之三代命祭祀不越望淫祭無福逆祭有罰比其所禁也天子祭天地四方歲徧諸

侯方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此其所令也以賓禮言之變禮易樂為不從改制度衣服為畔此其所禁也朝覲宗遇會同為君之禮存頫省聘問為臣之禮此其所令也以軍禮言之非賜弓矢不得征非賜𫓧鉞不得殺此其所禁也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其所令也以嘉禮言之繫之以姓而弗别綴之以食而弗殊百世婚姻不通此其所禁也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仲春為之會男女此其所令也以凶

禮言之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或短喪而期或朝祥而暮歌此其所禁也歠粥面深墨顏色之戚哭泣之哀此其所令也禁令之施於五禮者不一而足其大畧如此先言禁令而後言用等用等待禁令而後辨云爾

辨廟祧之昭穆

王制天子之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此廟之昭穆也毀廟之主各遷於祧而祧亦有昭穆焉故為

二祧蓋周自后稷以來不窋父為昭鞠子為穆至文王十四世而第稱穆武王十五世而第稱昭惟文武受命作周為百世不遷之宗及后稷遷邦啟土為一代之始祖特立廟不毀與四親廟為七廟七廟之外其餘先王先公之遷主各以昭穆藏於祧廟是宗廟迭有遷毀而其父昭子穆百世有所不可易除見守祧義 朱文公假諸侯之廟以明昭穆之義其大畧曰周禮左宗廟則五廟皆當在公宮之東南同為都

宫太祖之廟在北二世居昭之北廟三世居穆之北廟四世居昭之南廟五世居穆之南廟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室寢而牆宇四周焉惟太祖百世不遷自餘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祔於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於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於太廟之室中則惟太祖東向羣昭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

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曰六世之後二世之主既祧則三世為昭而四世為穆五世為昭而六世為穆乎曰不然昭常居昭穆常居穆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祔昭之南廟矣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祔穆之南廟矣昭祔則穆不遷穆祔則昭不遷此所以祔必以班尸必以孫而子孫之列亦以為序若武王謂文王為穆考成王稱武王為昭考自其始祔已然而左傳以管蔡郕

霍為文之昭邘晉應韓為武之穆雖其既遠猶不易也曰二世昭而三世穆四世昭而五世穆則左為尊右為卑矣今乃三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是右反為尊左反為卑也而可乎曰不然宗廟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五廟同為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内各全其尊天子廟祧亦當以是推之

辨吉凶之五服車旗宫室之禁

此謂吉凶皆有五等之服自衮冕至玄冕所以象其德自斬衰至疑衰所以稱其情以至車旗宫室皆有禁焉典命言其命數此則禁其踰於命數者

掌三族之别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

有三族有五族有九族廣言九族則上及四世之高祖下及四世之玄孫其五族三族則以次而差今止言三族以辨親疎則謂父之服屬已之服屬子之服

屬推本而言之也是三族皆有親疎而親疎之中以
正嫡爲宗記言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又古者支
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以宗子爲主而後可以睦親疎
之族詩有公子公姓公族以久近言也春秋有公族
餘子公行以親疎言也此言門子以嫡庶言也古人
重立嫡曲禮曰孤子當室是以當室名其嫡也文王
世子曰正室守太廟是以正室名其嫡也亦正室門
子之類

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于五官使共奉之辨六齍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宫之人共奉之

祭祀之禮牲為貴齍次之大宰言贊牲而大宗伯言奉齍其輕重可知也六牲謂牛雞馬羊犬豕毛之則名物為不同六齍謂黍稷稻粱麥苽辨其名物則其用亦有辨是以祭祀之日王親牽牲而五官佐焉故頒之于五官使共奉之后親供齍而六宫助焉故使六宫之人共奉之五官言頒有所分也六宫之人不

言頌無所分也五官共奉之而後大宰贊其事六宮之人共奉之而後大宗伯奉其用上下相承之禮嚴矣

辨六彜之名物以待果將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

六牲六齍名物不一故奉之者衆此特司尊彜一職之事不過辨其名物待其用而已六彜用之於祼實之以鬱齊者也六尊用之於獻實之以五齊三酒者

也考司尊彝之職則所謂六尊六彝者特施之於宗廟六享初不言賓客之用亦不言天地祭祀之用及觀鬱人所謂掌祼器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則不特廟享有祼賓客亦有祼也酒正所謂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則八尊用於祭祀賓客不獨廟享也惟小宗伯為之辨其名物以待其用然後司尊彝得以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

掌衣服車旗宫室之賞賜

衣服之制見於司服車旗之制見於巾車宫室之制見於典命皆春官之屬也嘗為之考其名數之制上公衮冕侯伯驚冕子男毳冕司服言之矣金路大旂以封同姓象路大赤以封異姓革路大白以封四衛木路大麾以封蕃國巾車言之矣典命雖有五等諸侯宫室之文而無其制鄭氏謂公之城方九里宫方九百步侯伯之城方七里宫方七百步子男之城方五里宫方五百步此皆定制固諸侯之所當得者也

而小宗伯為之掌其賞賜者何耶葢賜國賜則賜官必待王命而後行之否則諸侯不敢專書曰車服以庸是衣服以待有功也又言惟衣裳在笥則有不可妄予者焉韓奕之詩曰王錫韓侯淑旂綏章而序詩者以為能錫命諸侯則是車旗亦不可以妄予也崧高之詩曰王命名伯定申伯之宅而序詩以為能襃賞申伯焉則是宫室亦不可以妄予也宜乎小宗伯之掌其賞賜必待王命其嚴如此

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

天神地示人鬼之祭祀四時各有常禮而其祭祀之事則亦有先後之序與其禮則序事之輕重隆殺者也

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

貞正也以正而卜者謂之貞大卜於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眡高作龜是已凡卜大事必用玉帛故玉曰嘉玉幣曰量幣奉之以詔六者之大號則可以薦信

於神而正吉凶矣

大祭祀省牲眡滌濯祭之日逆齍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

大宗伯於大祭祀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皆見於前十日之期小宗伯亦於此省牲眡滌濯馬蓋省牲則預擇其純眡滌濯則預致其潔至祭之日所謂逆齍者逆大宗伯之所奉者也所謂省鑊者省大宗伯之所省者也其禮嚴矣若夫

用玉與鬯禮之大者惟大宗伯得涖其事告時告備禮之煩者乃小宗伯之專職兹其辨焉爾

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

將送也凡祭祀王用圭瓚酌鬱鬯以始祼后用璋瓚酌鬱鬯以亞祼賔客亦然王祼則小宰贊之后祼則內宰贊之小宗伯特於當祼之時將送二瓚以授王與后使不失其時爾鄭氏謂祭祀以時奉而授王賔客以時奉而授大宗伯非也見大宗伯載祼義

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

大宗伯於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則詔相王之大禮

此則詔相祭祀之小禮而其大禮則佐大宗伯也然

大宗伯言詔相大禮者見於省牲鑊奉玉齍之後則

此文亦當繼於告時告備之下以至下經言小祭祀

掌事如大宗伯之禮亦當繼於此文之下如此方見

禮官之次序

賜卿大夫士爵則儐

鄭氏謂儐之如命諸侯之儀所以重王命也義見大

宗伯

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齎

幣齎之說已見於天官外府言之詳矣葢賈氏釋外

府共其財用之幣齎則曰外府共其泉是泉布可以

爲幣而言齎此所謂受其將幣之齎鄭氏亦謂所齎

貢獻之財物亦泉布之類也故小宗伯受之而外府

得待邦之用焉

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

古者出師其始必宜於社造於祖其行必以祖社之主載之於車示有所受命焉及合戰之時雖以至仁伐不仁然君子臨事而懼故又有事於四望之祭葢祭四望則求勝在神載祖社則求勝在人夫子謂我戰則克祭則受福用此道也義見肆師

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于郊遂頒禽大裁及執事禱

祠于上下神示

昔武王有疾周公禱之則禱祠之事古人不廢然夫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是知周公處此亦必有道焉

王崩大肆以秬鬯渳及執事涖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卜葬兆甫竁亦如之既葬詔相喪祭之禮成葬而祭墓爲

位

小宗伯於大喪之禮詳於大宗伯者何也大宗伯春官之長大喪則為上相而已其禮文次序則專屬於小宗伯之職建國神位之官而專此數者之事則其禮嚴矣

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肄儀為位國有裁禍則亦如之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為位

肄習也為位者國之神位也會同軍旅田役及禍裁

之禱祠乃國家不常之儀故肆儀而後為位天地大
烖而類社稷宗廟則有常儀也故為位而已
凡國之大禮佐大宗伯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
上經言大禮小禮則祭祀之禮而已此終篇則總結
之以五禮之大小者也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
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
肆師之職有總言佐宗伯者有專言佐大宗伯者此

立國祀之禮則專言佐大宗伯者也大宗伯云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別而言之則天神謂之祀人鬼謂之享地示謂之祭合而言之則享與祭通謂之祀大祀則天地宗廟之祀也次祀則日月星辰社稷五祀五嶽之祀也小祀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山林川澤四方百物之祀也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禮之隆者也立次祀用牲幣禮之殺者也立小祀則牲而已禮之又其殺者也牲色之純者謂之牷上言牲牷下不言

牷而特言牲則知所謂牲者其色之不必純也幣帛一也自其質而言之則謂之帛制而用之則謂之幣玉則陽精之貴者也大祀用精純而尚乎質故用玉帛牲牷次祀則加以文焉故用牲幣小祀則牲以致其味以其禮之近乎人情者也故用牲然大宗伯六器禮天地四方而曰皆有牲幣則大祀非無幣也典瑞言圭璧璋邸射之類與牧人言凡時祀之牲必用牷物則次祀小祀非無玉與牷也葢肆師立國祀之

禮禮者體也上下小大有一定之體則所用之物不容於不辨

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

序其祭祀者於一歲四時之間而序其禮之先後也因序祭祀而序祈珥則祈珥之為義亦廣矣小子職曰珥于社稷祈于五祀羊人職曰凡祈珥共羊牲正與肆師之文同至秋官士師職則曰凡刉珥奉犬牲若以祈為刉則肆師之文為非若以刉為祈則士師

之文為非後鄭皆改祈為刉謂毛牲曰刉羽牲曰珥且以珥之字當從血為衈取其以血為釁之義引雜記之言曰成廟則釁之謂宮兆始成則有釁禮其説非無所據然羊人小子亦自言釁積釁邦器釁軍器之事茲數者皆直謂之釁不應宮兆始成之釁而獨謂祈珥況刉珥之見於經者獨一士師而已如祈珥則肆師羊人小子凡三出焉不應以三出之祈而盡改為刉也又羽牲曰珥如司約言珥而辟藏者固曰

以血塗戶至山虞職言致禽而珥則又曰取左耳以效功言效功則與釁禮不同言取左耳則為毛牲與羽牲曰珥之文自相背馳何耶按劉氏中義云珥當為弭字之誤也祈謂小祝之祈福祥弭謂小祝之弭兵烖然則社稷五祀曰祈曰弭山川曰侯曰禳落成曰釁各有倫類矣其說今存之義亦見山虞

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

牲之全者為犧肆師之展犧牲則陳之而視其全也

然後繫于牢而須之于職人蓋職人之名不同鄭氏謂充人及監門之人若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則監門為職人祀五帝之牲繫于牢則充人為職人牛人言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泛舉此二者之職人而已肆師所言大祭祀則須其牲於充人之職者也若是則充人芻之而得其碩肆師展之而得其全

凡祭祀之卜日宿為期詔相其禮眡滌濯亦如之祭之

日表齍盛告潔展器陳告備及果築鬻相治小禮誅其怠慢者掌兆中廟中之禁令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

卜日者卜前期之十日也古者圜丘方澤之禮必取冬至夏至之日二者之外則天地宗廟等之祭祀必卜日得吉日而後齊此言卜日宿為期則是卜前之夕與諸執事者以明旦為期也詔相其禮則齊戒之禮而已眡滌濯亦如之者亦如卜日之詔相其禮也及祭之日簠簋齍盛以徽幟表之所以明王者自致

之誠此黍稷稻粱所以謂之接盛必肆師告潔而後用展器陳則陳其祭器實之既訖又展省而告備於小宗伯及果築鬯則築香草以煑鬯酒所以嚴宗廟之禮相治小禮誅其怠慢者則盡已之職所以贊宗伯之儀兆謂兆於四郊廟謂昭穆之廟以其執事者衆故為之掌其禁令禮成而告事畢則王者之誠至矣

大賓客涖筵几築鬻贊祼將大朝覲佐儐共設匪罋之

禮饗食授祭

大賓客之禮者天子所以禮諸侯故以几筵為先司几筵設之肆師涖之致其肅也築鬻亦如宗廟酌祼之禮肆師則酌鬱鬯以贊之也至於大朝覲者非常朝覲之比常朝覲則大宗伯為上相小行人為承擯司儀為旅擯若大朝覲則肆師又為佐儐所以佐大宗伯也共設匪罋之禮則匪以實幣帛罋以實醯醢是大府醯人醢人共之而肆師設之也饗食授祭者

曲禮曰殽之序徧祭之則無所不祭焉周人以祭肺為主而已膳夫授祭則授之於王肆師授祭則授之於賓

與祝侯禳于畺及郊

侯謂候迎喜祥禳謂却弭殃氣二者小祝之職也逺而五百里之畺近而百里五十里之郊小祝之官實主侯禳之事肆師與之偕往以見國祀之立雖侯禳之小祀不廢也

大喪大渳以鬯則築鬻命外內命婦序哭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灋者且授之杖

小宗伯曰王崩大肆以秬鬯渳此則築鬻以爲鬯也序哭則以服之輕重爲先後小宗伯縣衰冠之式於路門之外若不中法則肆師又從而禁之也且授之以杖則先服而後杖

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爲位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凡四時之大甸

獮祭表貉則爲位

師甸者田而後用師者也社軍社也宗遷祖謂之宗者以其繼太祖也蓋凡出師征伐必載社之石主祖之木主示有所受命於神也小宗伯所謂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是已肆師言用牲於社宗則社與宗而已至於上帝則謂之類造大神則謂之封山川則謂之祭皆軍祭之禮也言類則以上帝爲主凡天神皆與焉則造其所而祭之封于社及方嶽之大神則

謂之封山川軍所依止以兵而祭則謂之兵祭此軍師之所當先者而肆師皆為之位無非依神以為之助而欲民之用命以有功也若師不功則神不得所依也民不得所用也故立國祀祀者與掌邦政者均任其責焉此大司馬所以厭而奉主車肆師亦為之助牽主車輅與禡同謂師祭也而亦用於四時皆肆師為之位以肆師立國祀故爾

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

涖卜來歲之稼

肆師於凡祭祀之卜日宿為期故於來歲之芟來歲之戒來歲之稼亦為之涖其卜蓋芟者除田之事嘗者嘗穀之祭因穀祭而卜田事欲人預知之而盡力於芟也戒者兵寇之備獮者治兵之教因教兵而卜兵備欲人知之而盡力於戒也稼者土事之大社者土示之祭祭土示而卜土事欲人知之而盡力於稼也且三者之卜凡陳龜貞龜命龜眡高作龜使卜師

卜人等爲之肆師特涖之而已

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歲時之祭祀亦如之

歲時之祭常禮也國有大故而祭非常禮也此皆國人之事其禮微矣必待上令而後行則名分所存尤先王之所深致意者也

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

非相其家禮相其國之喪禮而職喪聽之者也

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

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

肆師掌立國祀之禮則專於佐大宗伯凡國之大事而言佐宗伯凡國之小事而言掌事如宗伯之禮者兼大小宗伯而言之也故於佐宗伯則謂之事於佐大宗伯則謂之禮

鬱人掌祼器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凡祼玉濯之陳之以贊祼事詔祼將之儀與其節凡祼事沃盥大喪之渳共其肆器及葬共其祼器遂貍之

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

祼者求神之始天地不祼而宗廟有祼以人道事之也人之始生也神聚而有氣氣聚而有形及其死焉氣化而有寬形化而有魄魄為陰以降乎地寬為陽浮以歸乎天而其神則無所不之故必求諸陰陽焉殷人先求諸陽故尚聲周人先求諸陰故尚臭祼用鬱鬯以求神之出所謂臭陰達于淵泉既祼然後迎牲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以求神之降所謂臭陽達于

牆屋無非求諸陰陽之義而祼寔為求神之始此鬱人所以專掌祼器何謂祼器實之者彝也載之者舟也將之者圭瓚璋瓚也凡祭祀賔客之祼則賔客亦有祼如大行人於廟中將幣三享有再祼壹祼之禮而先王制禮之意則專以祼為求神之禮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者鬱其草也詩所謂黄流在中是也鬯其酒也記所謂賜圭瓚然後為鬯是也凡祼玉則圭璋也王用圭瓚后用璋瓚郊特牲曰祼以圭璋用玉

器也濯之所以致其潔陳之所以備其用追王與后之祼將也又因以贊其事焉詔祼將之儀則奉玉送祼之儀與其節則奉玉送祼早晏之節沃盥則盥手洗瓚之事凡此皆鬱人周旋祼禮之次序也至於大喪之㳄共其肆器者即小宗伯所謂王崩大肆以秬鬯㳄鬱人則共其陳尸之器也及葬共其祼器遂貍之者謂遣奠之彝與瓚貍於祖廟之階次以明奠終於此也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者蓋

祭祀必有尸所以象神尸以獻醻以象受福舉斝之卒爵則受福之爵也天子奠斝斝乃夏之爵惟王禮而後用之主人舉斝獻尸而尸醻焉命祝致辭主人坐奠斝興再拜稽首執爵以興坐卒爵比鬱人與量人則受其餘而飲之蓋以量人制其從獻脯燔而有濟於鬱人之祼事同其事則同其福也然祼為祭祀之始有始則有終受卒爵而飲之不亦宜乎

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凡祭祀社壝用大罍禜門用瓢

齋廟用脩凡山川四方用蜃凡祼事用槩凡疈事用散
大喪之大渳設斗共其釁鬯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凡
王弔臨共介鬯
祭祀之禮有秬鬯有鬱鬯鬱鬯用之於宗廟秬鬯用
之於天地社稷等祀葢秬鬯一稃二米乃造化至和
之氣釀之為酒以求神之降謂之鬯則芬馨遠達而
交暢於上下者也故謂之秬鬯而掌以鬯人之職共
秬鬯而飾之者鄭氏以飾謂設巾以冪人攷之畫布

巾用以冪六彝而非以飾秬鬯之器葢鬯人共秬鬯而不言祭祀天地之用是天地之秬鬯純用朴素而無事乎文采其餘則未免有飾焉祭社於壝而用大罍若近乎瓦尊然以雷為文則瓦尊之有飾者也禜祭於國門而用瓢齎若近乎匏尊然割瓢以為齎則匏尊之有飾者也廟用修者如司尊彝凡酒脩酌之義則以人力脩之而為飾者也凡山川四方用蜃者如掌蜃共蜃器之蜃則又以蜃物為飾者也凡祼事

用概者謂以朱帶飾漆尊而横概以落腹者也凡𩰪事用散者謂散尊雖無琢刻而亦用漆以為飾者也六者之用各因其宜而已以至大喪之設斗釁鬯齊事之共其秬鬯無非所以致其香潔之義曲禮曰凡摯天子用鬯是王之弔臨則以鬯為摯天子不可以自致使介執之而鬯人共之故曰共介鬯

雞人掌共雞牲辨其物大祭祀夜嘑旦以嘂百官凡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凡國事為期則告之

時凡祭祀面禳釁共其雞牲

國之六牲毛物居其五而羽物居其一雞是已庖人曰秋行犢麛膳膏腥腥為雞雞木畜而木廢於秋以之養肝此雞人所以列於春官也所謂共其雞牲辨其物者辨其陽祀陰祀之騂牲黝牲而已然雞之為物有用之以為牲者有用之以呼旦者而雞人實兼掌焉祭祀賓客喪紀以至軍旅會同皆以夙興為期呼旦以䛘百官警之以夙興從事也凡國事為期告

之時則不拘於夙興從事葢使之無時而不告釋庭燎之詩者謂不正雞人之官而問夜早晚所以爲當時之戒是知雞人之告時呼旦夫豈小補凡祭祀面禳釁者禳非一方也畺郊之四面皆禳焉釁以厭妖怪者亦然共其雞牲則雖小祀不廢

司尊彞掌六尊六彞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

六尊六彞宗廟六享之器也六享之祼皆用彞六享之獻皆用尊故司尊彞之官不特爲之掌其器又爲

之掌其位下經雖不言所陳之位禮運曰玄酒在室醴醆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此其位也詔其酌則獻酌縮酌之類辨其用則春祠夏禴之類與其實則鬱齊醴齊之類因其所詔所辨者而推之先六尊而後六彝則所掌之序先祼以六彝而後獻以八尊則所用之序

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烝祼用

斝彝黄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

宗廟之禮已於内宰及籩人醢人言之詳矣至司尊彝而後備見成周禮文之盛蓋有六享之制有祼獻酢之序有尊彝罍舟之義此三者所以為廟享之始末何謂六享之制春祠以詞為主夏禴以樂為主秋

嘗以薦新為主冬烝以備物為主此四時之常禮惟

四時之間祀謂之追享朝享則不可不考論其故鄭

司農謂追享追及其祖之所自出與宗伯之饋食同

謂之禘以朝享為三年喪畢而朝於廟與大宗伯之

肆獻祼同謂之祫然饋食肆獻祼列於四時之首而

間祀列於其後豈得謂之祫禘又五年一禘三年一

祫乃宗廟大禮豈得為四時之間祀考之祭法王立

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

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墠壇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釋者曰享嘗為四時之祭時祭之外親近者為祖為考每月朔朝於廟因祭焉是之謂朝享親遠者為遷廟之主有禱則追祭之是之謂追享二者為四時間祀而列於祠禴烝嘗之後此六享之制一也何謂祼獻昨之序質明行事尸在室中王用圭瓚酌鬱鬯以祼神后用璋瓚酌鬱鬯以亞祼二祼之後王

迎牲於門祝則延尸於堂於是有朝事之禮以籩豆

言之則為踐以齊酒言之則為獻王乃割牲以薦腥

用玉爵酌醴以獻尸后亞焉諸臣為之助祭是謂朝

事之三獻朝事之後王觧牲而享之祝復延尸於室

於是有饋食之禮以物之獻言之則為饋以祭之序

言則為再王乃奉牲以薦熟用玉爵酌盎齊以獻尸

后亞焉諸臣為之助祭是謂饋食之三獻饋食之後

尸始飲食於是有卒食之禮王用玉爵獻脩酌以醑

尸后亞焉諸臣為之助祭是謂卒食之三獻夫有獻則有酢盖以人道之往反施報終焉於是尸以玉爵酢王以瑶爵酢后以散爵為諸臣之酢諸臣有酢則王與后有酢為可知王與后及諸臣皆受酢於尸則諸臣與於酳獻為可知此祼獻酢之序也何為尊彝舟罍之義成周功成治定兼用四代之禮樂四代之樂見大司樂之職四代之禮則於此見之嘗考虎蜼為有虞氏之宗彝泰為有虞氏之尊山罍為夏后氏

之尊又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以著周以犧象以黃目以罍壺今於六享之閒兼而用之春夏之發生長養主乎動曰雞曰鳥曰犧曰象非取其有動意乎秋冬之肅殺斂藏主乎静曰斝曰黃曰著曰壺非取其有静意乎四時閒祭為非常之禮始以人道求之則主乎動終以神道事之則主乎静曰虎曰蜼則用以祼曰泰曰山則用以獻非始出於動而終復於静乎以至六彝皆有舟六尊皆有罍考之禮制則彝受三升

尊受五升罍受一石鄭氏謂舟爲尊下臺故禮家不
言所受此不必論大槩舟之爲物量其所受則有濟
物之利受過其量則有沈溺之害靁之爲物應時而
動則有澤物之利動不以時則有浸淫之患知舟靁
之戒則知先王設尊罍之意此尊彝舟罍之義三也
三者可考而周人享禮之始末備矣

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涗酌凡酒
修酌

此四酌亦享禮之序也凡廟享祼用鬱齊謂煮鬱和
鬯以為求神之始酌以獻之而已故曰獻酌朝踐用
醴齊則齊之濁者以茅縮之即郊特牲所謂縮酌用
茅明酌也故曰縮酌饋食用盎齊則清濁之中者以
酒泲之即郊特牲所謂醆酒泲于清凡泲新之也故
曰泲酌卒食用酒乃酳尸之禮亦人之所飲脩以致
味故曰脩酌以脩視泲則凡酒為味以泲視縮則盎
齊為清以縮視鬱則醴齊為淳蓋宗廟之中始以神

道求之終以人道事之愈近則愈親故爾

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

存省也陳之而不即徹也鬱人言遣奠之祼器是已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

敷於地上一重曰筵筵上再加之曰席馮之以佑其力曰几名官以几筵而所掌者几席舉一可以例其一也五几則玉彫彤漆素是已五席則莞藻次繅熊是已此名也亦其物也用則若祭若賔之類位則若

廟若朝之類司几筵掌之又從而辨之

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

乾位在西北白與黑為黼蓋取諸西北之乾離位在南聖人南面而聽天下蓋取諸正南之離乾之體為剛故人依之離之用為明故聖人鄉之此司几筵所以曰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而後為之肆筵設席也

王之席三重莞則筵之清堅者紛綬以為之緣繅則席之柔𥛉者畫雲氣以為之緣次則席之次列成文者黒白黼以為之緣左右玉几即書所謂華玉几設於左右優尊者也祀先王昨席者王獻尸尸昨王為昨席於室中西鄉而受之非南鄉也專言昨席則無几也所同者席而已矣

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昨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筵國賔于牖前亦如之左彤几

天子之席三重諸侯之席再重禮也然天子有次席黼純而不用於諸侯者以諸侯不可尚自然之文不可專斷制之義也諸侯有蒲筵繢純而不用於天子者以蒲不若莞之細繢不若畫之工也天子眡席於祭祀同而諸侯則異其席者尊卑之辨也天子設几於左右而諸侯則陰事尚右陽事尚左者亦寓尊卑之辨一几席之末而大分存焉

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

用萑黼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凡吉事變几凶事仍
几
甸役有表貉之祭席用熊皮示服猛也几用漆飾示
近固也漆几右之陰事也葦席素几則天子之喪禮
槨席用萑黼純則槨中所藏之席敦纛也椁在殯則
以槨纛之故每敦一几也吉事變几則從王所在變
而設之凶事則不知神之所之如顧命之四仍几位
皆設耳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官總義卷十三至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謄錄監生臣俞錫玉

舉人臣黃道煐

周官總義卷十三

宋 易祓 撰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

王者之業傳之先祖而後受天之命以有天下凡歷代之王鎮大寶器皆得以有而藏之以天府名官重之也掌祖廟之守藏是先王之器守也與其禁令則王者以道守其器者也

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

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者若顧命之越玉五重陳寶有所謂赤刀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之類皆所以顯先王之道德而受天命者也亦所以戒後王之怠荒而輕世守者也既事藏之傳之無窮其可忽諸

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

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者計治之書也與玉鎮大

寳禄同蔵於天府者民亦國之寳也吏尤親於民者也先王葢深致意焉如登賢能之書於天府而教得其中登民數於天府而政得其中計獄弊訟登中於天府而刑得其中凡此無非所謂治中之書天府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則吏道益謹民心益固然後可以永保天命而玉鎮大寳禄為可守也

上春釁寳鎮及寳禄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

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若遷寳則奉之

上春釁寶鎮寶器以神道敬之也以祖廟守藏之官而使之沃盥執燭致敬於神也季冬建丑之月乃除舊布新之時陳玉禮神以貞來歲之𡪺惡敬神之命也寶鎮寶器藏於祖廟奚以遷為有故而遷因以奉之雖遷勿失也

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此民數穀數之登于天府者所以必待乎祭天之司民司祿也考之天文志

司民為軒轅角其十七星之兩角有大民小民司禄為文昌三能之第六星天有是星先王以是而名官又使之以民數穀數而登之于天府其知國本之所在矣

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典瑞所掌之玉瑞玉琞即大宗伯之以玉作六瑞以玉作六琞之類名物即鎮圭之類用事即朝日之類服飾即繅藉之類

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

大圭不琢象天道之質朝日次於祀天故晉之鎮圭琢四鎮之山有鎮安四方之義用以朝日故執之玉人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服之者晉之也又曰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守之者執之也繅藉謂之服飾則成於組織用以藉玉備五色則謂之五采采色一成為一就五就則五采皆成以日為衆陽之宗上有以參天地之功故用大圭鎮圭繅藉

以朝日　古之王者春朝朝日秋莫夕月備陰陽之義也此皆言朝日而不及夕月者明尊陽卑陰之義而已春秋於月食不書而日食則書之與此意同然則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主日以為報天之禮則尊陽卑陰可知矣然朝日以大圭鎮圭而祀日月以圭璧是朝禮與祀禮異也言祀及月而朝不及月雖有尊卑之辨然夕月對朝日而言可互文見之耳

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

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

此圭璧繼於鎮圭之後即大宗伯之以王作六瑞者也其義已詳於前矣然上公九命故桓圭九寸侯伯七命故信圭躬圭七寸子男五命故穀璧蒲璧五寸此命數也若桓圭信圭躬圭之繅藉皆三采三就穀璧蒲璧之繅藉皆二采再就則非命數也用以藉圭璧而隆殺寓焉

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覜聘

此諸侯遣臣聘覜於天子者也然公侯伯以圭而其臣亦以圭子男以璧而其臣亦以璧不特此而已圭之外又加以璋璧之外又加以琮臣非可以踰乎君其用異也鄭氏謂璋以聘后夫人以琮享之學者遂因以推圭璋之文殊不知玉人曰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夫人又曰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所謂瑑圭璋璧琮者與圭璋璧琮固自不同也明矣五等諸

侯以桓及蒲穀飾其圭璧而其臣特瑑之而已五等諸侯或三采三就或二采再就而其臣特二采一就而已此所以為尊卑之分

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玉人言四圭尺有二寸兩圭五寸是二者各為一䆮初不言有邸令此言有邸者謂邸以璧琮則猶托宿之邸也鄭氏乃謂一玉俱成然璧之色蒼琮之色黄而圭之色青不應一玉可以俱成也邸以托宿為義

則是四青圭而托於蒼璧兩青圭而托於黄琮以此求之方合玉人之制　大宗伯之六瑞以蒼璧禮天以黄琮禮地而大司樂之職冬日至則禮天於圜丘夏日至則禮地於方丘謂之禮則禮之常也若夫四圭有邸兩圭有邸用之於祀亦用於旅然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有故而後稱旅乃與祀天地同其五祀豈禮之常者乎是不然璧圓象天而四圭以象天道之全琮方象地而兩圭以象地道之偶托之於

邸用以祀天地則亦禮之常者旅特通用之而已葢旅以上帝四望為主而謂之大旅則天神地祇以下皆與于祭此所以兼用禮天地之玉也

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

祼圭有瓚謂酌鬱鬯之瓚也葢宗廟之六享皆以將瓚祼而後肆解牲體以為饋食大宗伯所謂肆獻祼享先王是已賓客亦有祼即大行人所謂王禮再祼一祼之節賓客亦有肆即大行人所謂饗禮九獻七

獻五獻之序於先王言肆於賔客言祼互文也

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瑑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賔客

一圭而邸以璧故謂之圭璧璧圜固所以象天而一

圭所邸則於天道為不足故以之祀日月星辰半圭

為瑑而邸以琮射以貫之故謂之瑑邸射琮方固所

以象地而半璧所邸則於地道為不足故以祀山川

以造贈賔客日月星辰成象於天其用則一而山川

賔客何以同其玉山川有阻固之功賔客有藩屛之

功此所以不爊其為同也

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

義並見大司徒之職

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者王使其臣徵召諸侯或適

列國發倉廩以恵民則執珍圭以為符信珍有貴重

之義不可輕也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者王使其

臣起諸侯之軍旅治戎疆之兵守則執牙璋以為符

信牙有森列之義不可亂也

璧羨以起度

古人之度在樂則起於黄鍾在禮則起於璧羨玉人之事曰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爾雅亦謂肉倍好謂之璧好即孔也以肉倍好則璧之圓凡九寸以其旁之一寸而羨其上下則横徑八寸而袤十寸以十寸之尺而起度則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八寸之尺而起度則八尺為尋倍尋為常使度或不存天下後

世因璧羨而可攷則王者之五度信矣

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

王者之孝莫大於嚴父故始死而斂也以禮天地四方之六器開渠為眉以組貫之附于尸之六方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盖取方明神之象以神之將配於天地也疏璧琮則使通於神示焉

穀圭以和難以聘女

穀善也圭之飾若粟文故謂之穀圭和難若調人和仇讎之類聘女若媒氏納純帛之類此特用於萬民而已若天子遣人和諸侯之難及遣人聘女於諸侯皆以穀圭行之則可以釋諸侯之善惡可以圖諸侯之交好所謂善者蓋取諸此

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

凡圭形皆上銳琬圭則圓其銳而無鋒芒之利以和順爲義者也琰圭則剡其末而有鋒芒之利以剛斷

為義者也凡諸侯之善德者天子遣人以琬圭旌表之及諸侯使其臣來聘則亦執此以命事行人言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是也凡諸侯之有過行者天子遣人以琰圭詰責之及諸侯使其臣來覜則亦執此以命事行人言時覜以除邦國之慝是也然交好本於執德之不回故治德為大而結好次之邪慝生於行之不謹故易行為大而除慝次之此其先後之序大祭祀大旅凡賔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大喪共飯

玉含玉贈玉凡玉器出則共奉之

共者共其物也奉者奉其事也此職皆言玉瑞玉器之名物用事而於職末言共之奉之者重其事也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

命猶天之命也天子制命於上諸侯諸臣承命於下而皆有儀焉諸侯之五儀則公侯伯子男之異其名諸臣之五命則四命三命再命一命不命之異其數然諸侯未嘗無命以儀為貴故也諸臣未嘗無儀以

以命為節故也此設官典命之意

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

上公九命在周唯宋杞為上公之爵而宋杞未嘗為二伯也當時所謂二伯者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是周召謂八命之三公加命則為九命之上公王制所謂三公一命卷是已其國家宮室

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者國之城方九里宫方九百步貳車九乘建常九斿冕服九章桓圭九寸樊纓九就介九人禮九牢朝位賔主之間九十步凡此皆以九為節此禮也亦儀也自上公以下降殺以兩故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數皆以七以五為節

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宫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

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不言孤者孤

卿同予六命也推而下之則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此雖不見於典命而公侯伯之士一命則王之士可以類舉也蓋自三命以下無出封之制其爵為卑雖以陽數命之而不嫌惟五七九為陽數之竒故以命五等諸侯六四八為陰數之偶故以命公卿大夫之三等而及其出封以其國皆加一等則三公為九命之上公卿為七命之侯伯大夫為五命之子男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者亦眂

其出封之命數故也　成周之制有以公卿大夫而出封者齊魯晉衛是也有以諸侯而入為天子之公卿大夫者芮伯彤伯衛侯毛公是也或出或入乃成周內外相權之制典命止言出封加一等而無入朝加減之文詩之無衣云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七則諸侯七章之服也六則孤卿六章之服也是出服諸侯之服而入服公卿之服則入減出加之義明矣

凡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

諸侯得以世爵象賢也世必以嫡正分也曲禮曰孤子當室文王世子曰正室守太廟此嫡子之所以為重盖均出於父也均之為兄弟也嫡庶不正禍莫大焉於是死則嫡子繼之嫡子死則嫡孫繼之杜僭亂之原定上下之志莫先於此然使諸侯自以嫡繼而不稟王命則何以奔走天下故周之王者雖不廢萬

世之定分而亦未嘗無輕重隆殺之權凡世子受命於王則有文告之辭申戒飭之意故謂之誓已誓者攝其君而至其侍之之禮降其君之禮一等若未誓則未有嗣諸侯之義故以皮帛繼子男而無正禮所以尊天子之命也上以尊天子之命下以定萬世之分而王政行矣

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侯

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

公之孤四命則上同乎天子之大夫執皮帛以眡小國之君則又上同乎天子之孤然天子之孤執帛而加以虎皮大國之孤執帛而加以豹皮此其辨也其卿大夫士則同乎侯伯之卿大夫士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則各眡其命之數子男之卿大夫士則又遞降公侯伯之卿大夫士一等

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宫室車旗衣服禮儀則亦各眂其命之數且子男之士不命則亦何以眂其命之數葢當時有不命之數則亦表異乎不為士者矣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

吉凶人事之常也故自王以下皆有吉凶衣服名物則冕服衰服之類用事則祀事喪事之類凡諸侯以至公卿大夫士莫不皆備其制而曰王之吉凶衣服者禮自王始故也

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

王之吉服六自衮冕而下皆有章數惟大裘無章以黒羔皮為之冕即元冠無旒之冕是冕與裘之尚乎質也然司裘以大裘為祀天之服而此則言祀昊天上帝而兼及五帝者天道尚質其用一而已若衮冕以下之五冕則人道以文為貴書稱舜曰予欲觀古

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此天子十二章之服也其來逺矣故此職下文亦曰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知袞冕而下為山龍等之章則知袞冕而上為日月星辰之章此王章十二之明文成周用之無可疑者鄭氏徒見左氏載臧哀伯三辰旂旗之説遂謂王者相變至周則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故天子亦冕服九章是不然且交龍為旂而周之冕服未嘗無龍之飾鳥隼為旟

而周之冕服未嘗無華蟲之飾熊虎為旗而周之冕服未嘗無虎蜼之飾何獨謂登三辰於旂旗而遂去身章之日月星辰哉王藻云王被衮象天戴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是冕旒之與衣章一也所戴之冕既有十二旒之數則所服之服何獨止於九章之飾若曰王服九章之衮則冕旒之數亦當依身章而用九不特衮冕而已如服鷩冕毳冕希冕玄冕亦當有七旒五旒三旒無旒之别然弁師掌王之五冕則曰皆

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旒皆五采玉十有二
知五冕之玉與繅其數皆十二則五服之皆十二章
為可知况以類求之國十有二門馬十有二閑大常
十有二斿樊纓十有二就凡天子之制無非備物十
二果何取於一章三章五章七章以至九章為天子
之服耶賈氏云舊說天子九章據大章而言其章别
小章章依命數則皆十二為節是舊說誠為可據若
此則王者衮冕以下之五服有小章有大章大章則

衮冕以九驚冕以七毳冕以五希冕玄冕以三以一惟小章備其制則皆合乎天數之十二也其說正與下文合不特天子之五服而已知希冕為孤之服玄冕為卿大夫之服皮弁為士之服此以爵論也然王之孤六命而公之孤四命王之卿六命而公侯伯之卿三命子男之卿再命王之大夫四命而公侯伯之大夫再命子男之大夫一命王之士有上中下三等之命而公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苟非有大

章小章之異則何以別其命之數又不特諸侯諸臣之命服而已如天子之孤執皮帛公之孤亦執皮帛所異者虎皮豹皮之別也天子之卿大夫執羔鴈而諸侯之卿大夫亦執羔鴈所異者飾繢飾布之別也知命服因其爵而章數眡其命然後知天子雖兼用諸侯之五服而其大章小章備十二之數也明矣

凡兵事韋弁服眡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

吉服不同而同於用冕兵田眡朝之服不同而同於

用弁所以尊首飾也然兵田之弁有時而用之惟皮弁視朝乃日眡朝之禮其用數矣故夏官弁師所以專言皮弁之制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此王之皮弁也其服即記所謂三王皮弁素積是已若韋弁則爵弁也其服即記所謂爵弁經紂衣是已冠弁元冠也其服即士冠禮所謂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韠是已韋弁冠弁雖弁師所不載考其制則與皮弁微有損益知皮弁朝服素積以為裳則冠弁韋弁之服亦可

推矣

凡凶事服弁服凡弔事弁絰服

服弁服喪冠也其服斬衰齊衰弁絰之服則錫衰緦衰疑衰也

凡喪為天王斬衰為王后齊衰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緦衰為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絰

經書天王惟於此喪事一見之與春秋書天王崩同意謹終之義也故天王有父道王后有母道諸侯羣

臣為天王服斬衰為王后服齊衰亦猶人子之為父母服也而父母於子亦有服焉故王於諸侯羣臣則有錫衰緦衰疑衰之差然至尊不可以服言也其首服皆加弁絰既葬則除之爾

大札大荒大烖素服

素服喪禮恐懼修省之意與膳夫言不舉之意同

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

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其齊服有玄端素端

上經言王之吉服雖兼諸侯之五服而有大章小章之辨至此言諸侯諸臣之六服亦各以大章小章為等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衮冕以上則日月星辰為王之衣章以下則山龍等九章如王之服也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鷩冕以上則山龍為

公之衣章以下則華蟲等七章如公之服也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毳冕以上則華蟲為侯伯之衣章以下則虎雖等五章如侯伯之服也至於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此其等殺也然有王之孤卿大夫士有諸侯之孤卿大夫士蓋其爵同於孤則同乎希冕爵同于卿大夫則同乎玄冕爵同於士則同乎皮弁而其命數之隆

殺則有大章小章之辨此賈氏之說為可信也已見

上文

凡大祭祀大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大喪共其復衣服

歛衣服奠衣服廞衣服皆掌其陳序

祭祀賓客衣服上經所言者是也司服則共之奉之

而已復衣服則始死復魂之用也歛衣服則大歛小

歛之用也奠衣服則陳于座上者也廞衣服則興觀

者之廞也掌其陳事則皆有先後之序

典祀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域掌其禁令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修除徵役于司隷而役之及祭帥其屬而守其厲禁而蹕之

外祀則國外之祀小宗伯所謂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是已既有兆域必有兆守守其兆域則當掌其禁令如修除兆域之廢毀者徵役于司隷而役之者帥其屬守厲禁而為之蹕者皆所謂禁令也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既祭則藏其隋與其服

凡尸之服服死者之上衣以象其生故王者以衮冕享先王以驚冕享先公各隨其尸之服也守祧既藏其遺衣服故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凡宗廟皆月祭之故命有司為修除遷廟為祧不必修除也守祧黝堊之而已既祭則藏其隋與其服隋謂尸所祭肺脊

黍稷之屬藏其隋則埋於西階之東藏其服則復歸於廟祧也

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詔王后之禮事帥六宮之人共齍盛相外內宗之禮事大賓客之饗食亦如之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暮哭不敬者而苛罰之凡王后有撵事於婦人則詔相凡內事有達于外官者世婦掌之

經有兩世婦之職天子二十七世婦則天官之世婦

也每宫卿二人則春官之世婦也其實一而已鄭氏以比漢大長秋詹事等用士八人之數誤矣今以其職攷之女宫則刑女之役於宫中者六宫之人則女御以下之共婦職者外内宗則外内女之有爵而助后行禮者外内命婦則九嬪以下及外命婦之親者若此之類皆屬世婦豈可以外廷士人參預於其間哉然則何以復列世婦于春官之職曰王有祭祀賔客之事則后亞王行祼獻之禮賛后必用世婦此春

官世婦之職即天官之世婦出而贊后行禮官之事者也

内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賔客之饗食亦如之王后有事則從大喪叙哭者哭諸侯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

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眡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王后以樂羞齍則贊凡王后之獻亦如之王后不與則贊宗伯小祭祀掌事賔客之事亦如之大喪則

敘外內朝奠哭者哭諸侯亦如之

內宗王同姓女之有爵者外宗王異姓女之有爵者婦人無外事惟以從后為職后亞王行宗廟之禮則內宗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后傳豆籩於外若外宗異族於豆籩之薦與徹及羞齍酌獻則皆為之佐后賓客之饗亦然惟序哭於大喪與哭諸侯之喪則外內宗通聯其職至於弔臨卿大夫之喪則內宗掌之外宗無與焉亦其職也

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為之尸及竁以度為丘隧共喪之窆器及葬言鸞車象人及窆執斧以涖遂入藏凶器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凡祭墓為尸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授之兆為之蹕均其禁

古者君臣分守雖嚴而義均休戚故塋同兆域謂之公墓辨其兆域而圖之則先王之塋居中以昭穆而左右之諸侯則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則居左右以後此定制也而亦有不可以定制拘者凡自絶於先王而至于大僇是死于兵者故棄之而不入兆域若以忠義而死於正則謂之有功既入兆域又居前列示勸而已凡此皆以其爵等為丘封樹數之度兆域之制其義如此於是大喪及喪則為之蹕墓域而守

墓禁諸侯及諸臣之塋則為之授之兆為之蹕而均其禁生死之義備矣

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為之圖令國民族塋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

一國之民族葬於四郊之外謂之邦墓之地為之圖則圖其地形以待葬者而已正其位則昭穆也掌其度數則多寡也使皆有私地域則族葬得以容聽其

墓地之爭則族莫不至於相犯又帥其屬而廵墓禁

且居中以守之使民之子孫皆得以盡追遠之情則

本俗之教成矣

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

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

贊主人凡其喪祭詔其號治其禮凡公有司之所共職

喪令之趣其事

王者之於諸侯羣臣何其恩之至義之盡也其死也

冢人為之掌其兆域之制職喪為之掌其喪紀之事是以五服有式殯歛窆祔塟祭皆有常禮不可過也不可不及也故曰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以禮拜命也凡公有司之所共者此謂在鄉則鄉之有司共其物在國則國之有司共其物各有定制不待王命者則職喪以其制令之趣其喪事戒緩也則凶禮達乎上下矣

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

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

成者成其行之虧者也均者均其習之偏者也五帝即此以名學成周因之以為教國子弟之法其義一而已盖國之子弟安于富貴易以驕侈一誘于物良心或喪則成均之教尤不可緩然成周之教國子弟必命之大司樂者以樂之入人也易感人也深使斯人鼓舞於其中血氣和平志慮純一非僻不作動與理會此大司樂之職所以專掌成均之法其法令弗

可攷矣有虞氏之世命后夔典樂教冑子則猶可想見其一二直而溫寛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即所以為成均之義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即所以為成均之教令大司樂言掌成均之法則於規程之中而寓性命之理是乃所以勉其為成均者又言治建國之學政則於防檢之中而寓激勸之術是乃所以糾其不為成均者又命有道者有德者使之表儀於上而訓廸於下如師氏之以三德教國子保氏

之養國子以道無非所以示其為成均焉然則成均者教人之名充之為道德者教人之寔非于道德之外而别有所謂成均也以是而行大司樂之教則為國子弟者習明于外行修于内舉前日之鄙者偏者納于至善而皆足以為異時公卿大夫士之選成均之教著矣

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

先王之待有道者與有德者何其至也先則任大司

樂成均之教死則祭之而名以樂祖是名也非特以為教者之報亦所以為學者之勸葢天下之有功者必有祭皆所以示不忘本之意田則祭田祖馬則祭馬祖使夫人之為耕為牧者知其本之所自則莫不相率而樂趨於事况於行國子弟之教者乎其謂之樂祖也固宜然必祭之於瞽宗者何也瞽宗殷學也鄭氏謂學禮樂於殷之學而當時命名之始則有取於瞽司聲樂之義故大司樂之教有所謂樂德有所

謂樂語有所謂樂舞凡道德之所教者聲樂之本衆
瞽之所習者聲樂之文必能為衆瞽之所宗然後可
以行道德之教此祭于瞽宗之意也大胥曰春入學
舍采合舞入學則瞽宗之學舍采則樂祖之祭合舞
則合國子弟之教職之相聯者如此
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
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
大武

樂樂也出於性分者為樂德形于聲歌者為樂語見於發揚蹈厲者為樂舞先王以六舞動其容以六語宣其情二者寔相關而六德何與焉曰是乃所以見先王教國子之本也夫德一而已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即其中和而體之以至誠謂之祗即其至誠而達之於日用常行謂之庸庸用也用無不通之謂也由是推之於事親從兄之際謂之孝友此古聖賢君子踐履之實行而大司樂乃以為

教國子之樂德者孟子謂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樂之生而至于烏可已則舉天下之事事物物何者非吾反身而樂之理先王為是之故又教之以樂語樂語者非若後世所謂樂章等語使學者尋行數墨以為傳授之習要皆樂德之寓者也興即詩之托興者道即詩之陳古者諷即微言以動其心者誦即疊奏而申其意者言即句剖以明其訓者語

即講析以示其義者此六者使之涵泳浸漬自然感
發而中和祗庸孝友之念有不可禦者正與后夔典
樂所謂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同意然教之
以樂語而不合之以樂舞則亦何以見其為樂之至
雲門大卷大咸大𩐋大夏大濩大武無非所以形容
帝王之盛德發暢天地之和氣而措生人于理故大
司樂以為國子之教大胥又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是
周人以樂德之全者望國子也以六德為樂之本以樂

語樂舞為六德之用則中和祗庸孝友之教成矣

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

大極函三為一至和之本也播為十二辰則為十二律陽聲之所合者凡六謂之六律黄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是已陰聲之所合者凡六謂之六同大吕應鍾南吕函鍾小吕夾鍾是已五聲宫商角徵羽也八音金石土草絲木匏竹也數者備而後合以六

代之樂舞是樂舞所以宣五聲節八音而十二律之所由辨也且六代之樂惟舜為可攷祖考來格則幽足以致鬼神示羣后德讓則明足以和邦國庶尹允諧則内足以諧萬民虞賓在位則外足以安賓客三苗來格則遠足以說遠人鳥獸蹌蹌鳳凰來儀百獸率舞則微足以作動物是數者皆不出吾至和之化況于六代之樂兼舉而用之乎自其分樂者觀之則見其為致鬼神示自其一變至六變者觀之則見其為作

動物致鬼神示者所以言其始作動物者所以言其終

舉始終以包其中則邦國萬民賓客可以類推矣

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黄鍾歌大吕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吕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吕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

上經言大合樂而曰以致鬼神示者為大神大鬼大示設也此言分樂則用於鬼神示之次者以祭以享以祀則六律六同以至六舞皆分而序之乃奏黄鍾歌大吕舞雲門以祀天神者雲以象天之施黄帝氏之樂也黄帝氏德與天合故雲門之樂起於黄鍾之子應以大吕之丑是黄鍾為六律之首大吕為六同之首雲門為六舞之首以祀天神類也乃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者池以象地之澤唐堯氏之

樂也唐堯氏德與地合故咸池之樂起於太簇之寅應以應鍾之亥是太簇為六律之次應鍾為六同之次咸池為六舞之次以祭地亦類也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者磬紹也言舜之紹堯而能紹其道也故大磬之樂起於姑洗之辰而應以南呂之酉以舜之柴望于方嶽而四嶽四鎮四海四瀆之咸秩以祀四望亦其類也乃奏㽔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者夏大也言禹之治水而能大中國也故大

夏之樂起于蕤賓之午而應以函鍾之未以禹之奠
高山大川而懷襄昏墊之患始息以祀山川亦其類
也乃奏夷則歌小吕舞大濩以享先妣者濩養也言
成湯弔伐而養天下也故大濩之樂起于夷則之申
而應以小吕之巳以享先妣而序於先祖之上盖主
乎姜嫄而先后與焉謂子孫之養皆原於此亦其類
也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者武功也言
武王偃武而卒其伐功也故大武之樂起于無射之

戌而應以夾鍾之卯以享先祖而序于先妣之下蓋主乎后稷而先公與焉謂王業之大實基于此亦其類也言六律則以左旋為序言六同則以右轉為序言六舞則以歷代之先後為序奏若儀禮之所謂笙也歌若儀禮之所謂歌也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義見大師

凡六變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蠃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

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

冬十二月舉六代之樂行大蜡之禮其神以日月星辰為主而四方百物之神與焉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以羽物為輕川澤為盡故也鸁物比羽物為重山林比川澤為實致之稍難故俟乎再變鱗物又重於鸁物丘陵又實於山林致之亦難故俟乎三變毛物又重于鱗物墳衍又實于丘陵致之亦難故俟

乎四變介物又重於毛物土示又實於墳衍致之亦難故俟乎五變若象物則麟鳳龜龍之有象于天者及在天之神皆遠人而尊致之為尤難故獨俟乎六變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也下經六成則告備是已

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為宮大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鼗孫

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黄鍾為宫大吕為角太簇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于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帥國子而舞

祭前之夕謂之宿宿縣則祭前之夕縣樂于筍簴也以

聲展之則十二聲皆以詞其踊也三夏樂章也其文不傳而其名見于鍾師或意推之謂王言其大王之出入乎廟門則奏王夏肆言其直而遂尸之出入乎廟門則奏肆夏昭者精明之至致味所以歆鬼神牲之出入乎廟門則奏昭夏此不必泥存之而已然則奏三夏者鍾師也令其奏者大司樂也帥國子而舞所以宣道其樂之和而已

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

大饗者大賓客之饗禮也饗禮行于廟中則禮欲盡其誠不入牲於廟門則禮欲致其稱是待賓客以祭祀之禮而不能盡如祭祀之禮也且祭祀以牲為重所謂入牲者其牽牲歟當是之時君執紼卿大夫從夫人薦涗水宗婦執盎從而大司樂為之奏昭夏之樂若大饗則有司從牲之後即殺牲于廟門之外禮欲其稱而已雖無入牲之禮而其他祼獻之節皆如祭祀酌其同異而行之以稱亦所以盡其誠也

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

大射者諸侯貢士于天子天子將祭擇士而射于西郊之虞庠者也王出入令奏王夏者與上經祭祀之出入同義及射令奏騶虞者先儒以騶虞為義獸非矣考之月令則田獵而七騶咸駕大司馬之冬狩而虞人萊所田之野是騶者射義所謂樂官備是已觀其庶類蕃殖而蒐田以時此所以為騶虞之仁仁如

騶虞而王道成此所以為天子之射節詔諸侯以弓矢舞者按大射以諸侯為六耦命三耦取弓矢于次三耦皆次第執弓搢矢當西階升降以為舞節皆所以致敬于君者也然則舞其射禮之盛者歟

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

玉藻曰天子日食少牢朔月大牢大牢其大食而少牢其常食歟常食以樂侑之見于膳夫之一侑而已大食則三侑以樂皆令奏鐘鼓則樂之節也

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

凡師之出也宜于社造于祖各載其主以行及其有功則皆獻之以愷樂鄭氏以此為獻捷于祖蓋以大司馬獻社而推之殊不知大司馬之執律秉鉞以獻于社特先乎愷樂而已非主其樂者也大司樂樂官也凡社與祖之愷樂皆大司樂有以令其奏焉

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烖諸侯薨令去樂大札大凶大烖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

數者之變皆王者之憂以天下者也憂之日短則去樂憂之日長則弛縣或曰異哉或曰大哉異則非常矣大則非小矣去樂弛縣亦稱其事變而已矣

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

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逆順既形治亂判焉此所以禁淫聲過聲凶聲慢聲記有之鄭音好濫淫志晉音燕安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傲僻驕志是四者非聲之正故謂之淫非聲之中

故謂之過以其亂世之音故謂之慢以其爲亡國之音故謂之凶效之必然無可疑者

大喪涖廞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

王者事亡如事存故於大喪有明器之樂廞興也藏瘞也大司樂涖之敬其事也